

## 序 泓涵演迤： 學術之境與心中之相交相輝映

張德偉  
暨南大學

2022年8月12至14日，我們組織了一場以“歷史、比較與理論視閥下的宗教與地方社會”為名的國際會議，籍此向本年夏天剛從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榮休的卜正民教授致敬。儘管其時處於新冠疫情期間，但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四十二位學者仍然積極地參與了會議。現在，以學者們修改後提交的論文為基礎的一中一英兩冊紀念文集即將出版面世。

我們選擇以“宗教和地方社會”作為會議主題，其意在於向卜正民教授對於帝制晚期中國佛教研究的標誌性貢獻致意：該領域此後不斷拓展，生氣勃勃。在過去二千年中，佛教從南亞首先傳到東亞，然後再輾轉傳到西方，在此過程中各地民眾對其接受大多出於自願而非被強制，與世界上其他一些宗教的歷史形成了鮮明對比。這種獨特的成功在宗教、文化、社會-政治和實際生活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由此吸引了很多研究者不僅對於佛教自身，而且對於佛教與其賴以生存發展的地方社會之間的複雜互動，給予了高度關注。這種關注尤其適用於對帝制晚期中國佛教的研究：其時佛教在教義創造性方

面相對缺乏，而在社會活動與宗教實踐方面則很豐富。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于君方教授在其關於雲棲株宏(1535-1615)的專著中，成功地把晚明佛教重新定義為一場重要的復興運動。卜正民教授在《為權力祈禱》(*Praying for Power: Buddh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Gentry Society in Late-Ming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中追步其後，在國家－社會分裂的背景下探討江南士紳對於佛教的捐施和支持，由此創造出一種影響力極為顯著而持久的、從社會和地方視角探討佛教的研究模式。把佛教置於具體、可控的地方社會語境中研究，優勢是可以獲得捨此無法取得的準確和清晰，更重要的則是它建立了一種新的框架，學者們可以由此提出一系列新的問題。此後，在帝制晚期中國佛教的研究領域，這種方法被其他學者持續拓寬，既納入了如太監和婦女這樣的社會群體，又涉及了更多的佛教實踐類型，例如進香朝聖、佛教聖地以及身體實踐等。

正如研討會名稱所示，我們在研究中明確強調“多維視角”；其目的在於：在放大該主題優勢的同時，減輕其可能產生的負面後果。在地方語境中討論宗教有其獨特的價值，但也存在著限制我們視野、妨礙我們徹底認識其意義的危險。歷史視角帶入了“時間”這一舉足輕重的要素，提醒我們對議題要進行歷史化處理並在較長時段內理解它們的重要性。而比較視野則有助於我們把注意力拓寬到那些自己專業能力以外的、未必熟悉的時空，由此有機會更好地思考地方社會與其他宗教——比如說基督教，伊斯蘭教，道教和民間宗教——之間關係的異同。我們通過多視角的疊加，希望從地方語境的切近觀察中所產生的清晰視野，與那從更長時間更廣空間中獲得的更大視野之間，可以達致某種平衡。以此為基礎，我們鼓勵學者們在更高層次上提出理論問題，包括但不限於：某一特定宗教最初如何與地方社

會互動？在宗教和地方社會中，哪一方在型塑二者關係時佔據了主導位置，又是如何主導？如果中央政府在此過程中有其角色，如何幫助塑造了這種關係？宗教與地方社會之間的互動，如何隨著時間和地域的變化而被型塑甚或被新構？特定地域的環境，如何——以及在何種程度上——可以被聯系起來解釋不同宗教與地方社會之間關係的差異？對於所涉宗教和地方社會來說，這種關係的不同類型，帶來了什麼樣的利與弊？這種關係，如何或積極或消極地參與了對於該宗教演化的形塑？我們有可能跨越不同宗教傳統的邊界，在更高層面上概念化這兩者之間的複雜互動嗎？等等。

由於各位受邀學者的大力支持，我們已經極好地完成了預期目標。關於此次會議及在會上發表的全部 42 篇文章，已經有較為詳細的報道。<sup>1</sup> 這些參會論文紮實而豐富，以任何標準來說這次紀念會都已極為成功。現在，兩冊紀念文集收入了 30 篇（中、英文各半）修訂過的論文。佛教一如預期地成為了學者的焦點，但其他宗教——例如猶太教、基督教以及半宗教性質的太谷學派等——也有涉及。在與佛教相關的論文中，三分之二與中國有關，橫跨自南北朝至當代的漫長時期（其中明清時期為重點），其餘兩篇論文則討論了其他東亞國家：日本和越南各一篇。除此以外，我們很欣喜地看到有四篇論文討論民間宗教。有些論文很難歸入上述分類，質量卻很高，例如殷守甫通過小說討論了晚明政治思想中的邊緣地帶。本紀念文集的主題，其豐富性與多樣性讓人嘆服，在此僅略舉數例以窺一斑：透過地方社會這一棱鏡觀察特定宗教的跌宕起伏、宗教和地方社會的互

---

<sup>1</sup> 詳見：<https://glorisunglobalnetwork.org/religions-and-local-society-conference-report-by-xiangjun-feng-english/>.

動、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張力及其對宗教的影響、宗教在地方社會中的粘合功能、宗教內部運作和外在管理、不同宗教傳統之間的相遇和碰撞，等等。因此，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這兩冊論文集定會讓任何讀者都能開卷有益，而不至於空手而歸。

我在此不擬逐篇概括論文，祇想強調一下指出我覺得這兩冊論文集特別有吸引力的一些地方。“地方”是本紀念文集的關鍵詞，但卜正民教授在其主旨發言中反對把“地方”本質主義化，轉而以看似矛盾的方式呼籲一種更具彈性的、我們可以在其中自由地在地方、超地方（國家）和超國家（全球）內自由變換視角的框架。收入本集的他的論文很恰當地以《什麼是地方佛教？》為名，是這種反思與洞見的範例。在此類型中，我們還可看到馮相郡對於太古學派在菲律賓活動的討論，Anna Sokolova 關於四分律在中唐傳播的研究，以及拙文對憨山德清在南華寺改革的討論等。其次，一些學者在跨文化、跨國界的背景下探討了不同宗教傳統之間的互動。戴聯斌對於明代中期開封猶太人在文化同化方面的分析，非常精彩。此外，還有梅謙立 (Thierry Meynard) 對於佛、耶在晚明成都相遇的討論，遊自勇對於宋代功德墳寺轉化的研究，吳科萍對蘇州地方宗教“佛教化”與“道教化”的調查等。再次，學者們對於人種學志和田野調查方法的使用引人注目，如 Mónica Kiss 對於當代日本佛教信徒數量下降的討論，樂晶對於溫州民間信仰的物質媒介及其意義的調查，以及鄧慶平對於賀登崧 (Willem Grootaers) 神父對中國北方鄉村調研的研究等。最後但絕非最不重要的，是論文集中絕大多數論文的研究都極為紮實。

本紀念文集所包含主題的多樣性、原創性和豐富性反映了各位作者的智性狀態，又恰好呼應了卜正民教授在其學術生涯中的畢生追求，也因此提醒我們未來對一些領域或可投入更多關注。在其最近 (2023

年 11 月) 於復旦大學發表的一次演講中，卜正民教授歸納出了至目前為止他在研究中經歷的十一個轉向或擴展。對我而言，這事並不新奇。我還在 UBC 學習時，有一次就曾當面問他：“您的研究範圍如此廣泛，學術品質又全部極高，您是如何做到這點的呢？孔子曾說‘吾道一以貫之’，在您研究的背後，也有某種共同東西嗎？是什麼呢？”他的回答簡單而有力：“我的研究，都與受到影響的人有關 (people under influence)。”確實，人一直是他研究的焦點。值得注意的是，卜正民教授沒有把自己局限於研究某種或某些類型的人或者某種或某些類型的影響，所以他擁有不斷地打破知識藩籬、探索全新學術領域所必須的自由。最終，其學術呈現出了罕見的泓涵演進的樣態，這一結果不僅與其天分、勤奮與良好訓練有關，更是在深層次上折射出了其靈魂的自由。遵循這種自由精神，儘管論文集已經成績斐然，或許未來我們仍應在一些事情上付出更多努力。首先，卜正民和田海 (Barend Ter Haar) 教授在各自論文中都有對於方法論—理論的反思。這值得更多年輕一代學者效仿，即：從具體經驗和地方性知識入手提出有創造力的理論貢獻。其次，儘管已有樂晶的精彩論文，但宗教與經濟這一議題依然值得更多關注。事實上，卜正民教授自己早年曾經考慮過從經濟角度研究中國佛教，此後也一直強調經濟分析可以作為一種強大的解釋工具；這點在其最新專著《崩潰的代價：小冰河時期和明代中國的覆滅》(*The Price of Collapse: The Little Ice Age and the Fall of Ming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3) 中也得到了極為清晰的展現。

在此，陳金華教授和我向卜正民教授及其他所有參會學者致以衷心的感謝。2022 年春天，當陳老師跟我提及籌備此次會議時，我正被疫情困在老家——那是貴州一個連網路信號也不穩定的小村莊。我

當然絕非惟一面臨如此困境的人，但在計畫啟動以後，我們興奮地看到學者們對於我們的倡議作出了積極回應；更重要的是，他們提交的論文質量非常高，顯示出對此一活動的高度重視。這可能有兩方面原因：其一，我們都曾以各種方式，極大地受惠於卜正民教授的友誼或者其畢生的學術貢獻。因此，就像我雖然遠非理想人選但仍然接受陳老師邀請參與研討會組織一樣，我相信，所有參會學者都將這一次機會當成了向卜正民教授致敬的最好方式。其二，我們以參會論文所呈現出來的非凡的專業精神，在有意無意之中展示了我們不受任何羈絆的自由，以及可以用來對抗疫情壓力的團結。

此次會議採取了線上和線下混合的方式，得到了 UBC “拔地入雲：佛教和東亞宗教” 項目以及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中心和宗教系的行政支援。在此兩巨冊致敬文集出版即將付梓之際，我們謹向這次慶祝活動以及出版項目的贊助者——香港旭日慈善基金的楊鈞居士及其所贊助的旭日全球佛教研究網絡，致以崇高的敬意與深沈的謝意。

陳老師和我也想借此機會向何國慶先生致謝：我們在封底設計中所使用的憨山德清所書條幅，得到了他所領導的何創時書法藝術館的慷慨授權。憨山德清是“晚明四大高僧”之一，而該條幅後經梁啟超收藏並題簽，使其歷史和文化價值得以錦上添花。

最後，我本人謹向陳老師和他的 UBC 團隊表達我個人的感謝。他們承擔了編輯論文集的主要工作。沒有他們的努力，這次會議及這兩冊論文集都無法呈現當前的樣子。